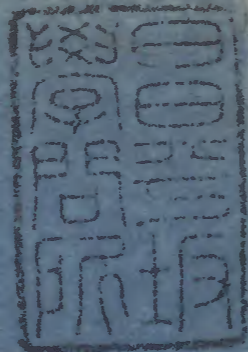


白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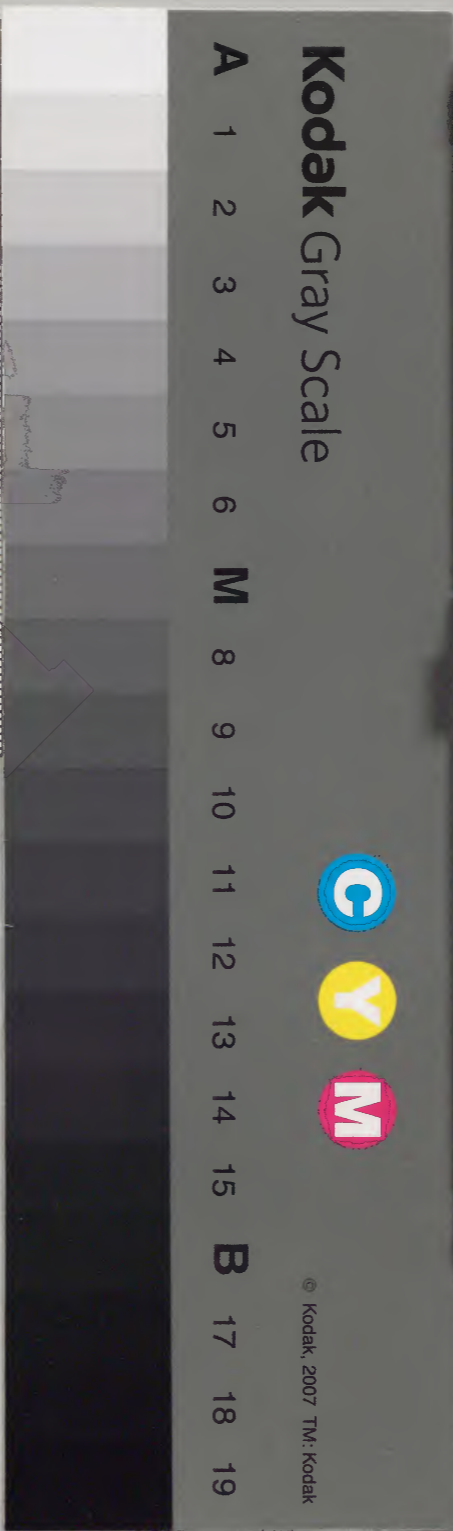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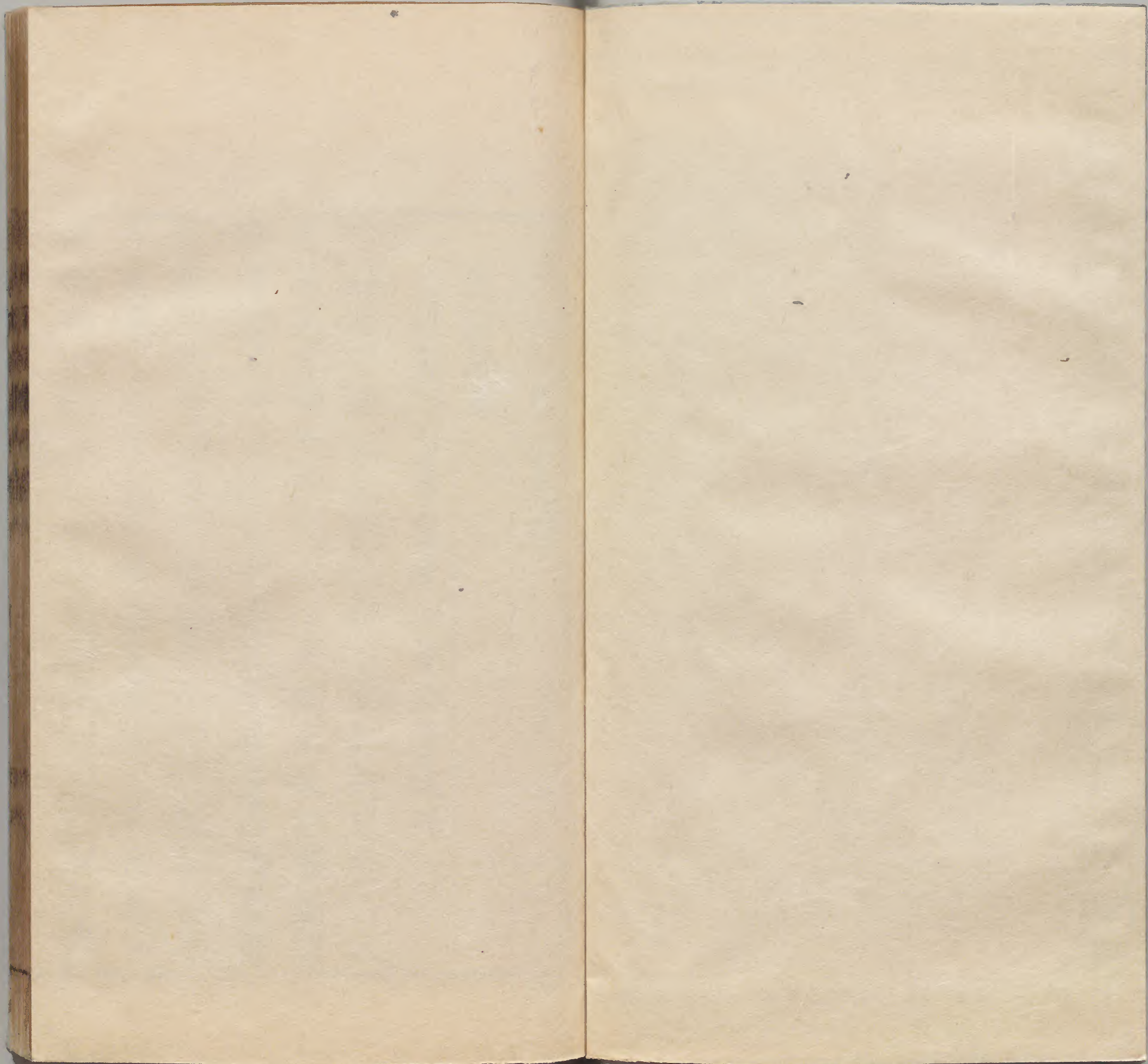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三六〇	七五	六	一〇
函架冊		號	函	架	冊

漢書類		一〇三六〇	一〇	一七	三六
架冊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60
冊數	10 ( 5 )	
函號	316	11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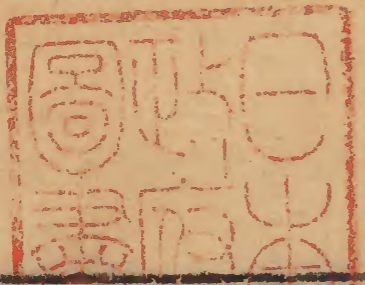


白沙子全集卷之四

墓誌銘表

封署郎中事員外郎魯公墓誌銘

公諱真字伯真別號素軒右副都御史魯公父也其先寧國之涇縣人洪武間大父以寧國守禦民調戍南昌歸老于涇其子通寶由南昌轉戍廣之新會因家焉通寶生公父保輒勤儉理生實基乃家及公而新會之魯始大公長者初補隊長卒伍爭較曲直不屑為辯而以理譬解



淺草文庫

之恒愧服謝去於所事尊貴人有過面折之無少回讓貸者告窘或索券焚之正統間民虞黃賊之患將至挈所有赴城老幼扶携塞路守關者爲不佞於民公力爭止之曰城守所以扞民民有急宜早爲之所奈何拒之既而賊奄至城下圍旬日不解瀕海騷然官出榜招諭民之從賊者公使人於常所往還之地曉以利害所在使民趨避之不疑由是得免於兵患人至今德之公生於永樂癸未某月日卒於成化甲辰某

月日享年八十有二先是予歸自京師未抵家前一夕夢見公化爲嬰孺嘗夢數人爲嬰孺者輒死未幾公病遂不起嘻豈非數也耶公娶同邑訓科周旋之女賢克相公先公若干年卒塋歸德里之鳳山子男六人長曰賢先卒次曰能即都憲公曰英曰俊曰秀曰傑英秀皆義官俊未仕傑陽朔訓導女二人適何宏葉蒼及公之存孫男十五人曾孫幾人壽祉子孫之繁人以爲積善所致也都憲公由進士官戶部以其官

白沙子全集卷四  
封公署郎中事員外郎贈母宜人初有司命選  
武衛子弟之良者入學公環眡諸子以都憲公  
充選蓋識之於穉孺時也都憲巡撫甘肅公計  
至解官歸薨於路諸弟奉公柩將以今年丙午  
冬十二月十九日合塋于鳳山之原以狀來請  
銘吾先子處士與公舊思先子而不得見見其  
所與猶父也不銘公墓奚以辭銘曰源之華舒  
舒柯之實纍纍人無固本兮草木弗如澤不竭  
兮公之餘我銘示後昆兮勿替厥初

朱君惟慶墓誌銘

君名惟慶字汝善桂陽外沙朱氏贈資政大夫  
右都御史諱思諫之子故太子太保誠庵先生  
之弟也君生三歲而孤兄弟二人同受學於掌  
教凌先生某先補太保儒學生員次將補君家  
籍戎偏橋衛有司以君充戎母夫人胡氏謀盡  
棄其所有以贖君君奮曰男子之始生也懸弧  
以志偏橋戎於吾何有貨以圖之不恤家恤我  
遂太夫人心室如懸磬使吾兄朝夕憂衣食之

不暇而暇爲筆硯憂乎於是毅然請行至則見者無貴賤遇以禮不敢以常卒伍例視之其地有橫蠻黃一竒奪孀婦李氏爲妻君於其夫爲族兄弟李氏使人告難於君斷一指以示信蠻知禍將及亟餽金以冀免君叱以狗彘即日以其狀白於官捕蠻投衛獄死焉君儻盜者君知之而未能徙盜憂不見容以所劫帛獻君從容喻之於義火其帛盜亦感悟都指揮告某由是重君爲人將謀進之君一不以介意而獨以母老哀鳴一衛憐之遂得解伍以歸間奉太夫人來廣就其兄參議之養遇鹽商餽白金百餘不顧而去其在困也不自卑而失守其處身也不藉勢以徼利其才如此與太保俱學其不遷業於戎伍以需其成其亦可觀也夫君娶何氏生男子四人恒益巽節女二人長適何紹箕次適胡紹海君生於永樂己亥十月十五日卒於成化丁未二月二十五日壽七十及君之存孫男十人玘瑋璠珂琨珣珪瓊恒與諸弟卜今

白沙子全集卷四  
年十二月辛丑塋君里之栗堆節以其狀走南海千銘於予爲請者曰太保知先生者先生以太保銘不可乎乃序而銘之外沙之族何以名詩書先後著簪纓汝善可欲介以清匪我不學困于兵搜抉幽隱爲君銘有譽於試惟我微

李子高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昂字子高別號鉅齋少孤奉母王氏孝謹處于兄弟之間上順下友宗黨稱之景泰庚午之秋母以兵革之患客死金陵君得報慟絕失於顛沛之初不能捐生以赴飲恨而卒予從何宗濂跡君甚矣君之所爲不足以盡君之心也遭時擾攘母子兄弟異處君獨以一身周旋其間恩非不足於膝下而病於仁愛非不足於同氣而窮於智天地鬼神臨之親戚朋友鄉黨孰不知之而終不足以釋君之心至不能瞑目以死甚可哀也君與宗濂同邑里世居番禺之沙灣宗濂久從予游實君之子壻也與君之族子珍撰述君之世次行實爲其子孫請銘

於予君名臣之後八世祖文溪先生忠簡公諱  
昂英宗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考諱彥  
章君娶同里趙氏生子男一人曰元宗早卒女  
一人適宗濂者是也孫男四人振綱振裕振安  
振芳君之生以永樂甲申其卒以景泰辛未二  
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八是年冬十二月二十八  
日塋里之金釵山趙氏祔焉狀稱君長厚恬靜  
自適喜讀書手未嘗釋卷尤樂吟詠春秋致嚴  
於祀事接人無親疎一以誠宗濂當不我誣也  
銘曰生不足歸於天義不足何有於年烏虜子  
高之心匪我銘之而誰與傳

處士陳君墓誌銘

始者郡諸生馬龍爲其友陳東淵乞銘其祖父  
處士忍庵之墓於我生之言曰處士居增城之  
仙村無聲色嗜好以亂其耳目無形勢奔走以  
瀆其交際無是非毀譽以干其喜戚上下原隰  
相地之便宜田亦田宜圃亦圃長鏡大笠往  
來於蔗畦稻壠之間躬樹藝自旦至暮不少休



收田圃之入以裕乃家夫處士行乎無名以能  
拓土業治生爲樂事故不知老之將至敢以是  
請惟先生念之將無擇於細大而畀之銘既而  
東淵承其父永榮君之命來謁予白沙館之小  
廬山精舍自冬徂春戀戀不忍別去余遊崖山  
東淵請執杖屨以從余既與東淵凡所紀述令  
一一錄之東淵朝夕侍我側畧無一言及于銘  
余益重之乃命取馬生之狀來考其世之粗可  
知者始遷番禺之祖宋天聖間教授南雄儒學

因家番禺生五子曰守寧者遷增城山美村數  
傳至朝奉大夫文德有女適李忠簡公文溪先  
生其中子曰汝霖爲縣尉縣尉以下至處士九  
世其遷仙村自文德始處士諱誠字致明質木  
少言與物無競非橫之干直受之而不報故自  
號曰忍庵云處士娶伍氏曰永榮者其子也一  
女適徐禧孫男三人東淵東沂東瀾處士卒弘  
治戊申四月十三日年七十三永榮以其年冬  
十二月某甲子塋處士于魯岡頭祖塋之左未

銘烏虜一善可稱也亦可傳也顧處士於余初  
無一臂之交與之銘以一馬生之言猶未也豈  
不曰東淵在白沙館下能謹子弟之職事先生  
于厥祖有光耶此吾所以爲處士銘也其詞曰  
世無我遺安以隱爲世不我須其隱亦宜不求  
異乎人不求合乎人委歲月於農圃手足胼胝  
既裕其身又以及其後昆則以彼之危易此之  
安以遺之其不可也復奚疑

處士李君墓誌銘

幼而能求父書於死喪顛沛散亡之餘長而能  
誦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真西山文章正宗及  
他書而不以媒仕進志非不立也才非不充也  
富貴貧賤愛惡之出於己非與人異也父歿於  
官母挈諸孤匍匐萬里扶護來歸憂極成疴是  
以不能去離左右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  
痛亦痛母飯亦飯其兄慷慨嗜酒衆目之爲酒  
豪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且至日  
晡既醉而歸率諸卑幼迓於途或徑至飲處扶

前曳後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雖以弟之貴窮公卿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若是者吾謂之賢不可乎此故處士嘉魚李君行實之著於州閭吾聞其子承箕之言也李氏之先世自西江武寧來居嘉魚至名遠仕元爲譯史君之四世祖也六父與洪武間舉巡檢父善教諭叙珙咸以弟官贈至通議大夫副都御史祖母熊氏母童氏俱贈淑人君名阜字元春伯曰陵是爲酒豪非直酒豪於義亦豪李曰田曰郊田即所謂貴窮公卿而以其官贈三代者也兄弟四人相爲師友而庭無間言君娶鄧氏承芳承箕其二子也皆舉進士有名長女適王鉅臣次適游恢皆蒲圻儒家子承箕以今年首夏至白沙留數月不去因得問君家世之詳君年五十一卒塋蒲圻之某山今七年矣承箕至是屬予以墓銘予少不樂多學老益孤世豈以文而望予何承箕所嗜與人異謹爲序而銘諸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母疾子

侍弟扶兄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寶安林彥愈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彥愈字抑夫居室外種竹十數個自號曰竹齋君上世閩之莆田人有諱喬者宋紹定間爲廣州路別駕卒于官其子日新塋之寶安之茶園山因家茶園日新生慕升慕升生可久可久生茂賢茂賢生信本娶黃氏君之考妣也自別駕至君凡七世世爲茶園人君性快朗瞻於才而周於事有忤之者聲色爲突然其消也可立而待少亦食于賈賈所至勘耳目所接事好惡久之若有得者手書小紙帖示胤兒光曰樹立宜如是乃范文正畫粥長白山時事也復畀之全集曰是爲汝師居常於外見一名文字時所稱者亟手錄與光攜錢入市買書卒惟光所欲得不問值寡多光爲舉子業夜分起讀輒爲戒曰兒勿苦吾聞亥子之交血行經心設令勩形神得官於輕重計不亦左乎欲速不速不欲速速之非善爲速者也光既領鄉薦未

即仕來與余游君益為喜光誅茅攬山為脩業之所君笠屐日至視工築不少廢暇時為光錄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值板本出乃已光感而嘆曰父師覆育光得一日於此如得一月一月如得一年不培不暢不晦不光君聞而領之時論多弗合者君視之漠如也光既杜門攬山同時士徃徃有紆青曳紫照曜閭里者親舊以其落莫告君裁君為不省荅徐呼光謂曰汝學如是欲有立即汝能立吾啜菽飲水死瞑目矣蓋父子間自為知己人莫能間也君處於事死遇宗族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君惟恐小拂其意治家不遺細碎庭宇必潔畚帚必親田圃樹藝之事與僮僕均勞逸身所服用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則儼然明盛也嘗以仲秋天日晴朗攜諸子壻暨後生可意者數輩徃遊羅浮登黃龍飛雲頂坐磐石引葫蘆酌酒徜徉信宿而後返君所好奇也哉君娶游氏生二男子四女曰明者光弟也孫男一人

白沙翁集卷四  
一  
曰仲孺尚幼君卒之前一日植菊數本石竹一本與客行酒笑語竟夕凌晨將起就盥條逝去實成化己亥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五光卜以其年十二月某日塋君于銀瓶嶺之原狀來乞銘乃序而銘之先世英自莆田少服賈困魚鹽僥弗長積乃宣誰其徵在攬山

處士容君墓誌銘

東良處士既歿之二十八年爲今之成化十二年歲值乙未其子珪始以其墓乞銘于白沙陳先生辭之曰銘以昭德考行予生也晚不及見鄉先進而今談者亦不聞鄉先進某有某事某異也惡乎銘珪以狀進予閱狀喟曰是何足以驚動世俗徽譽於鄉黨閭里耶蓋世所恒稱道者其事必有異乎其衆驟而語之可喜可愕故相與樂道而傳之也處士才不爲世用施於其家者亦曰爲子不得罪於父爲弟不得罪於兄爲父兄不虐棄其子弟云爾處士之不見稱於時宜也雖然常道如菽粟布帛時而措之如冬

白洲子集卷四  
裘夏葛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道率其常者無  
顯顯之形也惟夫事變生於不測智者盡謀勇  
者盡力捐軀握節死生以之夫然後見其異也  
而豈人之所願哉處士韜光里閭正終衽席則  
其見諸銘者殆亦不過是而已茲其常也處士  
姓容氏名某字某娶阮氏生四男一女處士之  
生以永樂庚寅二月十九日卒時年三十九珪  
率其弟璵璿璣以某年月日塋處士于三岡社  
馬鞍山木已拱云銘曰伏其龍蛇逍遙雲霞網  
紀孝友以裕乃家于我銘者其在茲耶

朱夫人胡氏墓誌銘

夫人姓胡氏諱盧桂陽處士胡廣之女年十九  
歸同邑朱氏為誠庵先生夫人誠庵先生者故  
資政大夫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朱公  
英也公幼而岐嶷夫人之大父芳見而異之手  
捫公頂以夫人許之卒定昏焉公自游邑庠舉  
進士為監察御史歷諸大藩政績顯著至入臺  
為股肱晝為夜思四十餘年無內顧之憂者夫

人實相之夫人之事姑也以姑為心以心為孝和氣蒸于一家聞從公于外常攜族孫竒竒得痢病穢不可近夫人親與湯藥夜禱于天曰諸叔祖無一後獨此孫尚存天若弗祐願吾子代之竒疾愈平居事紡績不少替既貴猶以身率下自旦至夜分不寐以為常謂食祿之家惟一侈易流為之鐵簪布裙以防之男未冠女未笄不識繒帛珠翠之華者夫人教之也過蘇見故黎邦伯長子凍餒無可仰給於人為解衣衣之以粟周之顧謂諸子曰邦伯食二品祿足以佐其後人使其家不驕不侈不逞威而作勢以取快於目前寧有是戒之戒之夫人以勤儉成性而教其家不能者約之其視朝領一官暮取諸民作器皿宮室衣服以愚弄其妻子者何如也昔者吾嘗見公於蒼梧服食不踰常人語予曰吾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吾入其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名陶長官不以家累自隨公舍人自桂陽



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是謂有之不居得而不  
為吾以觀於夫人事徃徃槩之公不約而同殆  
天合也夫人居家事小大處之咸宜至臨大利  
害決大去就屹然以身當之尤人之所難也正  
統己巳盜起閩浙間公以名御史治盜番夫人  
於北京時 英宗北狩未返虜騎將薄都城或  
謂夫人盍去諸夫人面叱之召諸子前曰虜何  
能為設有不幸臣為君死義也奈何去之夫人  
先後累受 誥封至夫人揆於德真無愧也夫

子五人守孚守順守謙守蒙守賁守孚舉進士  
歷官刑部郎中先夫人一年卒守順守謙未仕  
守蒙領鄉薦守賁生負側室徐氏出也夫人一  
視之二女皆適官人及夫人之存孫男十五人  
女六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夫人生永樂某年  
其卒以成化某年壽七十三是年十月甲子守  
熙等塋夫人於高陵祔公墓也以狀來請銘銘  
曰德之愛孰與色之愛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  
後之華奈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錫

之祥蘭桂承芳以世其光繫夫人之澤兮百世  
可忘歸骨於高陂兮永與公同藏

何廷矩母周氏墓誌銘

成化八年壬辰四月日番禺何廷矩之母卒卜  
以其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塋邑之永泰鄉石馬  
山祔其親之兆廷矩先事告伯兄廷桂以狀走  
白沙來請銘廷矩在諸生中齒長而賢首率諸  
生事余余懼與廷矩比諾生成進曰是生廷矩  
若也非是母不生是子微賢母也子宜以其賢

銘予乃閱狀母姓周氏諱某番禺人福建都司  
都事君諱普敬之女澤庵何先生諱淵之妻性  
孝敏勤恕始辭襁褓得一果必以獻諸母事鍼  
縷刀尺巧不俟教絕人臨事恪而有法勞不厭  
也博愛而善喻人不待矯而至也年若干歸何  
為冢婦愛舅姑如愛父母奉賓客如奉祭祀雖  
居流離未嘗窘戚為戚裂平居處於娣姒得娣  
姒處於媵侍得媵侍處於族親無貴賤內外尊  
卑賢否咸宜故視其疾者無不憂哭其死者無

不哀也自澤庵歿專家政至是若干年而終春秋七十二子皆已出二女皆已有歸始新喻胡公以按察僉事提調學校嶺南廷矩爲郡學生員以文行見器重及秋將試廷矩一旦謝去公弗能止親舊欲其仕進群來譁廷矩廷矩閉門拒之有讓其母謝曰兒削行爲君子耳吾何尤廷矩倍益厲若負重進進不敢爲少懈母之訓使然也嗚呼賢哉銘曰昔有尹母和靖實賢今有廷矩豈無母焉卓彼兩母輝光後先我銘其墓以永於傳

王徐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蕙軒莆之耕垵里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颯至君連三世不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行陽居四十餘載橐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弟所生同於已子凶歲貸貧者粟傾廩倒困而出粟雖多不以息歸在親舊者不責償而凡公私勸借助脩壇宇津梁陂河水利君亦徃往有

焉其所濟大者數百金捐之弗計也有司以聞  
官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為山林落莫勝日  
置酒邀賓客飲於臺池社院酣歌徜徉其所與  
游者率時之貴人耳君既卒大理評事黃君仲  
昭狀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氏四子某某舉  
進士未第而卒五女皆適縉紳家居生永樂丁  
酉卒之時年七十二將以某年月日塋某山某原  
惠州別駕林君仲璧以大理之狀為致其孤之  
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復別駕卒與予書曰必  
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別駕則誠愛君矣  
寧不愛吾言乎向夕吾夢與人謳髣髴記之其  
辭曰富而居畝畝體便輕暖口足其肥左右僮  
僕隨意指揮騎款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親  
友相過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沉鳥飛引  
滿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諧嬉過此以往舉無所  
用其心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巖穴之間蓋  
福人也賢於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為子孫  
願之其王君之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奚言

漁讀居士墓誌銘

何氏世居番禺之沙灣當宣德正統間有號漁  
讀居士者名貞字紹元取適於漁常讀書遇良  
夜皓魄當空水天上下一色居士手持竿線呼  
童冠三五高歌走舴艋遨嬉于江歸則焚香佔  
畢坐牖下吟哦過夜分不寐以為常尤喜飲酒  
子弟取杜詩之可歌者為越聲歌以侑觴居士  
頽然真率從之飲者孔伯平胡孟時吳侃王子  
倫皆鄉之名士非西人之儔者弗與飲焉景泰  
己巳之秋盜起南海東西亘數百里沒于賊居  
士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王師至討叛玉石俱焚  
始為請于官持檄至鍾村鎮招之全活甚衆沙  
灣人至今德之居士行必顧義言必顧道將屬  
續猶顧諸子申以平日之誨言曰吾世宦之後  
族大以蕃勿倨以高寧儉而卑忠信基之禮義  
行之親賢取善佞者遠之培之埴之勿替書詩  
先其義後其利薄己而厚彼廣積而約費惟家  
廟之奉墳域之治賓師之養窶弱之施則致隆

而不可復惜俾子孫承守世世而勿以淫侈壞  
之則何氏之福與家法並傳無涯矣語已而卒  
居士生洪武戊寅卒之時天順己卯六月十六  
日也六世祖諱起龍仕宋官至太常大卿考諱  
志明妣趙氏初娶三山崔氏清獻公七世孫也  
生子男六人浩瀚淳淑滸沂女二人繼室簡氏  
楊氏無子崔氏先居士二十年卒塋里之羅山  
六子奉居士柩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二日合葬  
其地灑兩繼室焉成化歲丙申滸始至白沙從  
予游又七年壬寅夏五月乃以其狀來乞銘銘  
曰世之昧昧奔名與利有卓其英以不混世或  
貴而賤或賤而貴揮觴以為適投竿以為戲故  
不知老之將至

馬其泉墓銘

宋有名馬其名甚大衛公得之空羣莫駕九世  
曰積育德于野一本於身祖德勿舍今其歸矣  
附于馬洒我則銘之後有興者

陳冕墓銘

伯道有子劉蕢登科責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  
子文蹈此高墳我銘為子顯於千春

志孫杙壙

成化丙午之歲秋九月七日景易之婦苑氏生  
次孫以周易筮之得渙之比占曰渙奔其杙悔  
亡因以杙名之明年春夏之間疫作里中之兒  
十五亡于疹杙朝病夕愈面光射人見者咸驚  
其異未幾婦攜杙如外氏得疾將歸俄而風雨  
暴至連數日不止比歸療弗及張目視左右洞

潛然下如不忍捨其母然少頃遂絕七月十六  
日也杙生質異常兒清揚婉兮太夫人撫之喜  
曰似其祖又熟察其寢興啼笑蚤夜之有常曰  
無不似天畀我杙將恤我後我固無以活之痛  
哉是月己丑塋白沙蒔園岡冢婦梁氏墓左志  
其壙以畢予哀云生之異保之未至愧極生哀  
哀極生媿何以罵之為壙記

封燕山左衛經歷張公墓表

公諱子真字伯大姓張氏家南海之西濬村自

西濬鼓柁竝南下得風水之便其至白沙一日耳余嘗聞公於番禺李禎德字曰有恒人少力田給數口無贏衣食不為耻晚歲既家裕又以其子官徵仕郎贈燕山左衛經歷公不色喜自奉養儉約如歷田時對鄉人輒自稱姓名以語篋命服不以新易故葛巾布裘曰吾素性乃爾即不爾吾敢忘吾初故公之度大一鄉一鄉人咸嗟以為有德余聞士不耻賤貧雖富貴而弗驕則不失義不離道人於患得患失碌碌為鄙

夫以是考公之迹而揆其所用心謂其無以異於今之人則吾不信也公積於家者厚矣余特表其大節以為世勸公以農業起家故自號曰稼軒示有初也塋西淋鄉之某原望之木已拱高其封若馬鬣題曰燕山左衛經歷者公之墓也考諱可達背公於娠鞠公于外氏以成者公之妣梁也生于洪武己酉卒天順辛巳壽九十有三妻何氏子男五長者某徵仕郎也次某某孫男八屬於余以表公之墓者徵仕郎所出丙戌



羅倫榜進士泰也近以宰沙陽政最被徵時  
徵者類有御史之拜云

祭文

禱雨祭五方土神文代丁知縣作

六月不雨田苗將槁愆伏為災孰非天造探殃  
所由誰實召諸惟令不令斯民何辜神不宥過  
某敢辭死願沛甘澤以綏赤子

禱雨告各神文代丁知縣作

邦有常祀祀為邦主食民知報罔間今古神  
惠民民實賴之彌月不雨苗則槁而某忝為令  
我民是軫敬祈神休蘇我民窘

謝雨文代丁知縣作

今令所急者簿書期會而已政教不修何以爲  
邑徒食七品之祿以在民上安能使陰陽和風  
雨時乎故若某者履任以來未及一載惟不能  
修厥職而亢旱是憂幸賴天地神靈閔民之窮  
降茲甘澤誠欣誠荷謹具牲醴用荅神賜惟神  
尚終惠之使永有年

祭大忠祠文代丁知縣作  
儼其堂堂沛其洋洋是謂正氣至大至剛上有  
青天下有黃壤不亡者存薰蒿悽愴維茲仲春  
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享

祭菊坡像文

先生宋代之名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  
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  
不屑故能効力於當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  
生挺生南越廣厚深沉清通朗徹藐予區區心  
馳夢謁稽首丹青點茲頑鐵庶幾百年不遠途  
轍秋菊之芳寒泉之冽奚而薦之用表貞潔

祭先妣林夫人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冬十月己巳朔越廿又  
一日己丑孝子陳某敢昭告先妣林氏夫人友  
人刑部主事蘭谿姜麟肅具香一束帛一端俾  
告夫人之墓焚之以表哀慕之誠謹以茶酒時  
饌用申虔告

祭先師康齋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一月日門人新會  
陳某被徵赴闕道出劍江謹具牲醴告于先  
師聘君康齋先生之墓曰於乎元氣之在天地  
猶其在人之身盛則耳目聰明四體常春其在  
天地則庶物咸亨太和綢緼先生之生孕三光  
之精鍾河嶽之英其當皇明一代元氣之淳  
乎始焉知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則因純公之言  
而發軔既而信師道之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  
之法以迪人此先生所以奮起之勇擔當之力  
而自况於豪傑之倫也先生之教不躡等由涵  
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下學上達日新  
又新啓勿助勿忘之訓則有見於鳶魚之飛躍  
悟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弟子  
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闕域彼丹青人  
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而徒摘其一二近似之  
跡插畫之又焉足以盡先生之神某也生長東  
南樞趨日少三十而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今  
也欲就而正諸而悲不及先生之存先生有知

尚鑑斯文尚享

祭太子少保朱公誠庵先生文代陶庶憲

作

烏虜公不爲矯矯亢亢以要譽於衆口而其端  
方儉約以事乎其 upper 者足以爲忠不爲烈烈轟  
轟以震耀於當世而其清靜簡易以臨乎其下  
者足以爲功昔者兩廣盜賊充斥自西而東韓  
公率師擣穴攘亮兵由義勝民以盜窮公來繼  
之以守易攻陰慘陽舒相爲始終甚矣公之厚  
於民而薄於躬也一食之費必計曰民其不聊  
生一役之興必計曰民其不堪命故人之遂其  
生養者若赤子之慕慈母人之免於塗炭者若  
枯槁之遇春風某奉韓律未弛我弓公曰撫之  
敢爲異同知我任我寔惟兩公

天子以公久勞於外還公於朝齒雖落而志則  
雄食雖少而神則充於是乎竭股肱之力而効  
臣鄰之職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  
道以壽國家之命脉士以此望於公公亦以此

自期胡天之不憖遺俾公之功著於四方者雖  
成乎昭昭之美而公之忠奮于

廟堂者未底乎赫赫之隆烏辱哀哉尚饗

祭誠庵先生文

維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冬十二月壬申朔  
越初八日巳卯門人翰林院檢討古岡陳獻章  
謹具牲醴粢盛庶品遣子陳景雲致祭于誠庵  
老先生太子少保朱公之靈曰於乎昔我抱病  
造公戎府公曰時哉毋戀衡宇賢才用世小太

有補長筇下山可以撐拄群龍在朝可以參伍  
皇皇仲尼與世為矩獵較不行然後去魯好高  
欲速為戒自古再拜謝公不我色許短䟽叩

天歸寧老母公曰嘻哉不忘陟岵甲辰之春公  
委齋芥 帝命還臺以親四輔炳如日星衆目  
所覩我貢尺書傾竭心腑公在 廟堂當為砥

柱公去 廟堂當為鴻羽公攬臺網閱兩寒暑  
或弛或張或默或語迹公所為誰奪誰予萬石  
之鍾千鈞之弩我欲言之猶懼莽鹵胡天弗弔

馬氏二豎於乎公乎是謂卷婁豈惟門生匹夫  
遼哉柳陽欺我疾苦犬子執卮往澆墓土  
索紙題情涕下如雨於戲哀哉尚享

祭袁侍御文

思昔南京傾蓋而語垂二十年君出我處君由  
進士宰邑太平再蒞宜興廉惠有聲遂簡霜臺  
來巡弊省未至而孚姦吏縮頸頃以公務過於  
白沙夜闌秉燭相對咨嗟君病未衰我衰而病  
進退存亡必得其正與君論易託詩以宣君口  
不言豈不謂然除虐救民負荷以往止于龍川  
其勞可想或云非也無疾而萎道路流言將信  
將疑惟君英明夫誰敢犯苟得其正死亦無憾  
君司風紀寔茂才猷天佑下民而不少留吁嗟  
君兮民之司命君子之窮小人之幸兼素之訃  
繼此亦聞海門知己存者幾人烏虜哀哉尚享

祭陶方伯文

樹立大者不羈小節其行翩翩其光烈烈公攘  
寇患于嶺西東百里大藩勞貫始終四十年來

枕戈捲甲力能誅夷威足鎮壓公在嶺表長城  
是依公今逝矣人胡不悲某也於公雅匪朝夕  
東望仙城有泪霑臆昔者枉棹扶病過予笑語  
竟日放步徐徐將謂百年精力猶在別幾何時  
忽此顛沛乖厓將去逸人復來一訣萬古豈偶  
然哉世烈光前錦衣裕後俾公子孫世享其有  
死生一致公何憾焉有未厭者六十五年惟天  
命之窮達壽夭惟心安之泰山毫杪老病日益  
跬步莫支敬陳薄奠以寫我私尚享

祭顧勉庵別駕

於乎昔倅我邦公才獨優徃貳端陽實惠一州  
通達萬變可期一面止于郡僚督府之薦公車  
翩翩愈勵愈騫一病不起孰云非天少有抱負  
受知當路衆論同異孰識其故晚節不虧浩然  
賦歸進退可觀吾寧不悲一息不至今其已矣  
神乎洋洋歆此誠意

祭丁知縣彥誠

嗚呼登賢名於甲榜與多士而並馳試牛刀於

小邑稱庶物以平施耻溷溷以希合寧戚戚而  
謀私嘗錚錚以陷獄亦蹇蹇而忘危故法不貸  
於豪右而惠可及乎筮發汛掃淫祠網維化典  
載勸載懲條章顯顯雖小人之難化亦向風而  
革面兩考于茲夙夜有常殷憂成疾二豎爲殃  
方其在病斯民皇皇今其既往行路涕滂此見  
好惡之公出於人心之天不容已君雖死而有  
光念昔從游禮崇信篤旅魂何之遺孩在目扶  
護者誰我力不足生死交情盡付一哭想英爽  
之未亡故蒼蒿之可掬烏乎哀哉尚享

祭黃君朴文

於乎逍遙乎半月之舟留連乎澤垓之酒面圭  
峯以放懷唱竹枝而拍手春月秋花卷爲已有  
何百年之未半與衆木而同朽大塊無心孰天  
孰壽消息自然匪物有咎委變化於浮雲達榮  
枯於踈柳有肉在俎有羹在豆公死如生薦滿  
一斗

祭李磐石文



公鄉之父兄行也子弟輩事公于茲有年矣公坦直而不華約而有恒其中舒舒其於事得喪無大欣戚又不作富家翁樣巾屨雖極粗垢不耻也凡公之事如此人之詭譎侈靡者孰不笑之然公以此賢於鄉人遠矣烏乎哀哉尚享

為景易撰祭劉氏外母文

烏乎外舅之生二十八年奄棄之孤孰維其顛恭惟外姑守一秉貞勤儉始終家用不傾男女五人以母為命爰有室家內外各正古之賢母比德則同母於苑氏可謂有功自昔于歸迄乎就木德亦可師功亦可錄於乎哀哉尚享

祭伍光宇文

烏乎光宇麗麗而強其執則固其謀則方惟其篤於善也不忘乎一飯之頃故其向於道也寢近乎數仞之墻予觀之子久矣子初為人烈烈亢亢其味桂薑人不敢嘗世之病子者謂子好伐乖於和而軒於直予獨畏子感激而慷慨其才如此故變而至善也去故習如脫屣而人之

望之也若斷鴻天路之翱翔苟不纏於宿疾限於短命而肆其力於學也又焉可量哉使其辭煙霞而依日月展股肱而佐廟廊砥定海岳燮調陰陽下撫黎庶上佐元良吾不知子之究於用何如也至若犯顏敢諫正論堂堂可以引裾批逆鱗之怒可以折檻干刀鋸之芒直而不回死而愈光若是者非子之望而誰望耶古之榮於進者聽其言若可信也觀其色若可壯也至於臨死生利害之變鮮不回顧而彷徨故士之可貴者不于其身之彰于其志之臧不臧而彰匪事之常臧而弗彰庸或何傷古之豐于才而嗇于命者多矣奚獨子哉惟其不待生而存兮故不待死而亡夫既信其如此兮又焉論其行藏嗚呼光宇其何可忘

祭容彥禮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有一月己卯朔白沙先生門人容彥禮之柩以明日庚辰發引將就窆于大田先生許爲之墓銘而未具乃命其

子陳景雲持庶羞粢盛酒果致奠於彥禮柩前而告之烏虜士而好奇揆道則離士而無奇聞于時彥禮之生五十五年于茲矣彥禮之處乎宗族行乎閭里同不同者爲誰彥禮之希慕乎古而取法於今而誰與歸觀其所與而人之賢否可知彥禮之墓吾將徵於彼以銘之嗚呼哀哉

奠丘閣老文

於乎先生之志見于行事先生之言存於著述既大顯於當年必有聞於異代某一病多年老於林下足不至先生之門目不睹先生之書比歲得所遺瓊臺吟稿纔一編而已而何足以知先生之大全哉於乎有言依乎教有行槩乎道行由教宣言以道傳沒而有知尚鑑斯言

奠何教授文

於平生之謂來死之謂徃徃來之間奚得奚喪河嶽星辰鼠肝虫臂小大則殊由其所遇載鳴教鐸載典文衡引年而休於乎先生

真舉人譚士直文

於乎士直遽至此耶天不與之年與之才將誰  
咎耶彼碌碌者老無聞於世又何貴於年耶哀  
哉尚享

真汪海北文

烏虜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自然世外衆莫能參  
氣雄萬夫德罔二三予何人哉爲公指南脩古  
日新懷沙匪堪譬彼世味其其所其江門秋月  
廬阜晴嵐海北二年朝諷夕談如飲醇酒無日

不酬從事數至命我則慙我賦白洋句不待探  
可以立懦可以激貪雖有百鈞何足以擔擴而  
充之奚適不堪烏虜千古在前萬古在後上下  
四方誰無宇宙負大翼者其風必厚惡木道旁  
往來莫覲昔人之交傾蓋如舊蓋不待傾金石  
亦透天俾爾才不俾爾壽厥初受之今也奚咎  
尚享

真梁貞文

於乎惟正思慕古之人師之非不足於才也歲

月永謝於呻吟回翔今之世行之非無其志也  
科第未殫其胸襟昔之來也碧玉樓中指蒲團  
而語靜今之去矣白雲何處想鶴駕以傷心果  
司命之在天不可以人力勝耶抑所養之未至  
不可委之命耶今館中之士求如惟正者守一  
而歿蓋亦希矣薄俗移人始終殊歸不自知其  
非也於乎哀哉尚享

奠表兄何處素文

維弘治八年歲次乙卯四月甲寅朔越二十一

日甲戌孤哀子陳某謹以特牲柔毛粢盛酒醴  
遣子景雲等奠于表兄處素何君之靈曰當披  
髮袒跣之初聞兄之訃兄不幸屬纊與先妣同  
日某摧裂肝肺之餘無由徃哭烏虜哀哉烏虜  
痛哉兄年七十不為不壽兄有二子不為無後  
死生晝夜萬物芻狗復何言哉尚享

奠謝伯欽文

烏虜伯欽知吾言否六十年中通家之舊親我  
事我栖栖自幼情若兄弟為足為手吾行東西

不離左右矢心靡它乃君之厚庭有佳植雪霜  
為寇如何弗顧身木已就遺憂孔深奚測奚究  
積善餘慶反躬可久苟無令人天損必受誰其  
憂之不負良友於乎哀哉尚享

告羅一峯墓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十月某甲子白沙陳  
某應 徵起赴京行過永豐謹具酒果庶羞告  
于亡友一峯羅先生之墓曰嗚呼先生今曷為  
而往始曷為而來處則猷畝之逸民出則文章  
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日而轟  
動出群之氣殷百蟄之春雷知先生者儼先生  
于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栴弗類反見目于榆  
槐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錄遇惡必摧存而知  
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  
所存其大者正君正 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  
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致死而勿類貧賤  
而不為戚患難而不以回成化己丑之夏予遇  
先生于南畿盍簪之謹忘形爾汝既三宿而後

別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歸之文予處  
先生草亭之什既而各申其戒曰我不枉已君  
無鑿坏孰謂先生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麗  
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何誰於戲惜  
哉宿草之墓朋友弗哭禮之常也非予與先生  
之宜也先生有知歆此絮醅尚享

奠容彥昭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昭將歸窀穸遣子景雲持  
炙鷄之奠告于彥昭之靈曰烏虜彥昭顏子之  
壽過于彭祖王公之樂不如匹夫彥昭居吾門  
不可謂不久矣四十一而亡不可謂夭矣已矣  
乎吾將以悼彥昭者自悼而又以悼衆人乎烏  
虜哀哉尚享

奠容彥潛文

白沙先生聞容生彥潛之卒遣其子陳景易具  
隻鷄酒果致奠於容生柩前而告之曰俯江流  
而嗚咽望雲山而徘徊歎一生而已矣悵獨立  
以興哀游好幾時音容永謝致奠一觴有淚如

瀉尚享

奠伍光宇文

壬辰歲首月之二日某甲子白沙陳某過亡友  
 伍光宇尋樂齋撫物興懷潜然瀉涕遂命子景  
 雲持炙鷄絮酒奠于南山之廬而哭焉烏虜光  
 宇遽至此耶去年今日版築尋樂其聲登登隱  
 然在耳手植庭蕉上墻綠逐日新光宇何之斯  
 文一縷千鈞我輩三綱五典左顧右盼兩壁間  
 聯句想見當時負荷一段精神耿耿不滅天道  
 于善斯人也而不求年烏乎哀哉尚享

告伍光宇文

成化壬辰夏六月戊寅白沙陳某奉柬于亡友  
 伍光宇之靈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某平生於  
 光宇至誠相與無異骨肉不辜光宇早世某在  
 何敢以死生相背凡百舉措一如光宇存時近  
 日家塾刊拙書真草百餘字與諸生臨寫尚有  
 板四隅匡郭未整欲借安仔刀斧一日又所卜  
 屋後山近請得李立武來看云此地三台落穴



有氣是可藏矣敢告新刊孔易來鶴亭詩并拙  
作數首奉去冥覽

賦

湖山雅趣賦

丙戌之秋余策杖自南海循庾關而北涉彭蠡  
過匡廬之下復取道蕭山泝桐江艤舟望天台  
峯入杭觀于西湖所過之地眇高山之漠漠涉  
驚波之漫漫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間當  
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而適泰然而安物  
我於是乎兩忘死生焉得而相干亦一時之壯  
遊也迨夫足涉橋門臂交群彥撤百氏之藩籬  
啓六經之關鍵于焉優游于焉收斂靈臺洞虛  
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一回  
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其自得之  
樂亦無涯也出而觀乎通達浮埃之濛濛游氣  
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以獻  
其一哂而况於權爐大熾勢波滔天賓客慶集  
車馬駢填得志者揚揚驕人於白日失志者戚

戚伺夜而乞憐若此者吾哀其為人也嗟夫富  
貴非樂湖山為樂湖山雖樂孰若自得者之無  
愧作哉客有張璫者聞余言拂衣而起擊節而  
歌曰屈伸榮辱自去來外物於我何有哉爭如  
一笑解其縛脫屣人間有真樂余欲止而告之  
竟去不復還噫斯人也天隨子之徒與振衣千  
仞岡濯足萬里流微斯人誰將與儔

止遷蕭節婦墓賦

昔兵戈之攘亮盜兮孰復偃而握之符號令紛  
其不一兮汨珠玉于泥塗抹之亂之執兵之狗  
而慾兮胡寧知耻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  
毋我即帶兮毋我捫袪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  
不可污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凜凜其若蘇  
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  
丁侯為縣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營祭畚行路  
嗟嘆兮揭聲教於海隅蠢茲弗畏兮託日者以  
為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  
之繼軌兮墮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

于書

贊

忍字贊

七情之發惟怒為遽衆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  
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  
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  
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銘

世賴堂銘

恭惟我祖渭川府君所立殊衆七十八年漢陰  
抱瓮自是以來我家用開堂以世名德音孔恢

家廟鍾銘

其質重其聲遲其動靜有時永以為神之依

丁氏祠堂鍾銘代彥誠作

出佛山冶入濟陽堂厥聲鏗鏗震于無疆

改鑄邑譙樓鍾銘并序

費而不傷壞則有成同百里之聲存萬世之經  
我民不信視此鍾銘鍾始造模而丁侯卒惜侯  
之志不及成此銘亡後有

白沙子全集  
繼之者何以  
考故錄之

啓

聘啓

成化癸巳二月代兄作

伏呂持鈍舌者必淡顏良易投於正士工巧言者宜令色每見悅於常流蓋夙分之雅同豈強能而苟比茲者幸遇尊親家鄭處士閎閎偉而着眼高不鄙小弱弟某秀才章句踈而用心苦是故聲氣之相感庶幾物我之相忘雖首院難諧必東床而獲選鄭高楊郭牽扳貴邑之甲

科馬聶鍾容徒竊弊鄉之商品適伴四姓敢贊一言此不往而彼不來陰則升而陽則降慙魚緘之莫罄念鴈幣之宜將浩矣滄溟寧郤一蹄涔之水巍哉太華何辭五弓許之陵乞箋起居用慰注仰謹奉啓不宣

又

成化辛卯十二月作

文啓伏呂得陋巷顏一瓢趣味儘殊于俗尚著清門羅三字品題蓋屬于鄉評惟此翁之可人宜吾弟之有室始者曠十年而莫遇訪尋顧屑

胥于執巾茲焉比兩姓以克諧期待乃惓惓于  
舉案正將求閨門之助必無忝伉儷之名至誠  
斯合于天人素志何疑于夢卜片言賜允束帛  
宜先懷素履而仰高山躋攀絕矣接清絃以奏  
流水風韻悠哉謹奉啓不宣

請期啓

成化辛卯十  
二月代兄作

文啓伏以鸞膠續好庶幾無擇於高明鴈幣將  
誠蓋已不嫌於菲薄遂入芝蘭之室况逢桃李  
之晨須傳承牘以求通當載墨車而攝盛斯文  
未喪故事宜遵絕言資送之有無盡屬去來之  
感應遲佳期之甚邇庶獲瞻依承至况之匪加  
奚勝悚息謹奉啓不宣

與李宗

成化壬辰正  
月代兄作

文啓猥蒙不鄙弱弟某遂茲室家之願實吾子  
之惠幸甚幸甚某以序次當為主人不得詣吾  
子躬專請也倘吾子不憚劬於路而以歸羅氏  
子於白沙某也則願吾子之終賜愛焉

說

菊逸說

草木之品在花。桃花於春，菊花於秋，蓮花於夏，梅花於冬。四時之花，臭色高下不齊，其配於人也亦然。潘岳似桃，陶元亮似菊，周元公似蓮，林和靖似梅，惟其似之，是以尚之。惟其尚之，是以名之。今之托於花者，吾得一人焉。吉水處士張某，號菊逸，蓋賢而隱者。屈子曰：「飡秋菊之落英。」陶子曰：「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皆以菊為悅者也。皆古之賢人也。菊之美，不待贊菊花之美而隱者也。某之托於菊也，亦不待贊。

素馨說

草木之精氣，下發於上，為英華。率謂之花。然水陸所產，妍媸高下，美惡不等。蓋萬不齊焉。而人於其中，擇而愛之。凡欲其有益於事，非愛之而溺焉者也。產於此邦曰素馨者，香清而體白，郁郁盈盈，可掬可佩，貫四時而不凋，供一賞而有餘。亦花之佳者也。好事者致於余，余既愛之，遂益究其用。取花之蓓蕾者，與茗之佳者，雜而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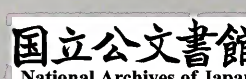
之。又於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瓶中。經宿以俟茗飲之入焉。然則是花之用於人。雖不若麻縷之與菽粟然。蓋亦不為無用也。人之資於麻縷。為其可以溫也。資於菽粟。為其可以飽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今是花也。吾取焉。姑以其能郁郁盈盈。少裨於茗耳。雖不汲汲可也。不汲汲由用之可已也。使是花之於人。如麻縷之與菽粟然。又安可已哉。可已而已。不可已而不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道其庶幾乎。治國其庶幾乎。

大頭蝦說

客問鄉譏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之曰。蝦有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烹之而未能供一啜之羹者。名曰大頭蝦。其美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譏戒義。取此歟。言雖鄙俗。明理甚當。然余觀今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

鬪訟或荒於沉湎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末戒譏取貧者反捨彼摘此何耶恒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博塞鬪訟禁在法典沉湎異好則人之性有嗜不嗜者不可一槩論也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忘分才子第類有之蓋其才高意廣耻居人下而雅不勝俗專事已勝則自畋獵馳騁賓客支用輿馬服食之用侈為美觀以取快於目前而不知窮之在末也如是致貧亦十四五孔子所謂難乎有恒者是也以為不近刑而忽之故譏其不能自反以進於禮義教誨之道也孳孳於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為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為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謂難乎有恒者是也以為不近刑而忽之故譏其不能自反以進於禮義教誨之道也孳孳於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為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為害有生之後習氣乘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批荅張廷實詩箋

首章似胡文定解春秋以義理穿鑿二章發揮得道理極致非所敢當然此心亦自不能已與公共勉之三章仙術多門姑置勿論然興致高遠者非此無以托古有留意於參同契而為詩則斥以盜竊四章箋得之余清老唱道歌云世間膏火煎熬可厭亦在其中五章要者第二句與第四句相應親切六章醉以溷俗醒以行獨醒易於醉醉非深於易者不能也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堯夫善醉矣夫七章其失與首章同黃涪翁大雅堂記似為此箋發者正詩家大體所關處不可不理會大抵詩貴

白澗有金集卷四  
平易洞達自然含蓄不露不以用意裝綴藏形  
伏影如世間一種商度隱語使人不可摸索爲  
工欲學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  
性情方有此聲口只看程明道邵康節詩真天  
生溫厚和樂一種好性情也至如謝枋得雖氣  
節凌厲好說詩而不識大雅觀其註唐絕句諸  
詩事事比喻是少牽強多少穿鑿也詩固有  
此體然專務爲之則心已陷於一偏將來未免  
此弊不可不知八音不知馬其失在人不在馬  
少知進退去就而已若亦未以馬稱也平湖之  
進吾惜之九章珠珮用鄭交甫事十章箋得之  
詩從後定本統論好非但拙作所能當持以論  
詩可矣槩觀所論多只從意上求語句聲調體  
格尚欠工夫在若論詩家一齊要到莊定山所  
以不可及者用句用字用律極費工夫初須訪  
古久而後成家也今且選取唐宋名家詩數十  
來首諷誦上下効其體格音律句句字字一毫  
不自滿莫容易放過若於此悟入方有蹊徑可

白鴻刊全集卷四  
尋

傳狀

羅倫傳

弘治癸丑三月作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

一為翰林脩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

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殺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竒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徃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

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丁知縣行狀

成化丙戌七月代容珪作

侯姓丁氏名積字彥誠別號三江漁樵人家寧都之西關丁氏系出丹陽司馬司馬之後世有顯人魯祖某祖某父某皆隱德弗仕曾祖妣某祖妣某妣某侯生有美質自少岐嶷入邑庠補弟子員挺立不為時輩所喜登成化戊戌進

士明年出知新會縣新會廣藩巨邑素號難治侯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喜曰吾得所師矣侯之同年梁編脩儲李主事祥皆先生門人侯請書以為先容比下車未視篆即上謁先生欲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先生每避還之凡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四方學者往來白沙之門侯聞林縣博光張進士詡至必欣然往會旦夕聽其議論若渴得飲焉與一峯羅先生雖素昧平生然每思慕其賢訃聞專使走湖西致奠捐俸金

以助墜事其尊賢樂善無間於存亡如此有中  
貴弟梁長責氏償逋過倍復妄訴之侯侯廉知  
其情繫長獄悉追貸券焚之由是權豪縮頸是  
是非非苟罹于法雖素親愛不少貸未踰年民  
大趨令侯於干謁之來厲詞色以拒之甚者揭  
其姓名以示衆嚴賭博竊盜之禁既寘于法復  
大榜其門曰某賭博某竊盜之家月朔令赴縣  
庭聽戒諭俟其悔然後去其榜其良家子弟陷  
于賭博者侯悉聚之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  
講解其變化其氣習嘗為民辯冤忤當道繫獄  
且危百姓惶懼欲用計為侯解侯示以手書曰  
君子但求無媿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爾等  
慎勿妄動以貽我蓋有積年起滅詞訟者官司  
病之莫敢誰何侯盡擒之斃于獄侯尤善節財  
用前此上下往來非誼之餽一歲所費無筭民  
苦之侯痛革其弊蓋異時當甲首者均平錢悉  
貯于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曰當月錢官吏里  
胥乘時侵剋每歲雖單丁小戶所費亦至五六

千餘貧者鬻子女故逃亡者衆侯爲處當每丁  
派均錢月支里胥供用備足外不妄科一錢每  
歲甲首納均平錢畢即歸田畝更不令在縣當  
月白沙先生樂歲詩云長官願似丁明府甲首  
終年不到衙蓋實錄也民窮於侈且僭侯爲申  
明洪武禮制叅之文公冠婚喪祭之儀節爲禮  
式一書使民有所據守每鄉擇老成者數人主  
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都老馬廣爲衆  
所推讓侯於元日進廣於庭率諸鄉老再拜謝  
之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  
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侯周視行列必極  
其整方止壬寅歲大旱春盡種未入土侯憂之  
曰此令之責也遂於圭峯絕頂築壇禱雨時當  
酷暑山氣鬱蒸侯晨夕齋沐伏壇下致禱凡七  
日未雨羸甚左右進曰軀命所關可以少止侯  
呵曰民得雨吾病何憾至八日暑氣愈熾侯觸  
暑跪壇下衣汗浹踵大風忽作卷爐中火著侯  
衣略不爲動雨遂迸空下左右張蓋侯命撤之

衣盡濕翌日雨止侯復禱至十有一日雨足乃  
已如是者凡三次焉節義所關或廟或墓各置  
祭田擇人守之如大忠祠置田二百餘畝節婦  
何氏莊氏蕭氏等墓置田共一頃六十餘畝民  
所敬事者惟脩復里社一壇而已其不載祀典  
之祠無大小咸毀之此其政蹟顯著之大者一  
念終始在民既得疾羸甚猶日究心於民事朋  
友遺之書不能止遂卒于官侯生正統丙寅十  
二月初十日至是卒年四十一也配羅氏生子  
男二人長曰一芳次日某生於公卒之五月女  
二俱幼疾卒之日民相弔哭於途歸德里有一  
姬夜哭于家隣人怪而問之曰來年甲首到丁  
大人死吾殆不能聊生矣是以哭至今邑人之  
思侯者甚於在任之日雖古桐鄉之遺愛不是  
過也珪邑人也侯之善政善教皆所親覩故為  
狀其行以俟他日觀風者采焉謹狀

伍光宇行狀

君諱雲字光宇系出汴梁伍氏先世仕宋為嶺



南第十三將曰氓之子始來新會至君爲若干  
世世爲士夫家君自少軒整有志於世無所屈  
讓與人語惟其所欲言語輒語必竭乃已或忤之  
爭必務勝人有善好之若出諸已已所欲爲必  
以強人爲之垂四十始交於余余之所可君亦  
可之余之所否君亦否之惟余言之適從南山  
之南有大江君以意爲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  
其中題曰光風艇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  
君乘艇獨釣或設茗招余共啜君悠然坐艇尾  
賦詩傲睨八極余亦扣舷而歌仰天而嘯飄飄  
乎任情去來不知天壤之大也所居之北爲巖  
亭高不盈一丈其中間寂視之窈如也而君以  
風疾未除齒髮日耗其爲學也蓋不能無日暮  
途遠之憂便杜門息交不擇遠近爲趨舍凡平  
居一切與往還者皆抗顏謝焉入處于亭焚香  
正襟趺坐竟日聞者異之別於白沙築草屋三  
間號曰尋樂齋與巖亭往來居之蓋自成化庚  
寅之冬至明年首夏凡四閱月無日不在尋樂

始與家人約云吾不可去白沙吾其齋戒有事  
于家廟吾疾作須扶持吾乃歸一日二日小健  
吾當返慎無以家事累我既而果如其言學主  
力行與之語雖不便了而能鞭策益力肯擔負  
矻乎不移前此惟務意氣勝人不自覺束凡出  
藩籬事亦無所不爲至是痛自懲艾痛自改革  
嘗激昂厲聲語云雲不自樹立爲人不如死曉  
夕約已以進有所弗及無所憚劬焉間與余論  
為文必曰黃培翁題摹燕郭尚父圖畫之論書

曰兔起鶻落法語也知畫者必知書其惟蘇長  
公乎至於詩則謂唐以下多近體古詩冲淡之  
流吾其陶處士師乎凡此項皆君篤好而願為  
之及其卒也十九無成則亦慨乎歲月之已晚  
而其力之所及有未暇焉耳君篤於事死之禮  
謂斯禮之興廢在人後世無以爲籩豆之費則  
不省者有以藉口乃告於季父絢泊伯兄裕割  
田若干畝以供祀事權以所居第為祠有事於  
此必誠必敬月旦十五日君率以夜半起衣冠

端拱立祠下以俟尊幼男女咸來無或敢不虔  
歲辛卯秋始大營材為祠當病未亟時尚日經  
度茲役將諏日始事語人曰吾息奄奄吾旦夕  
死不可知惟是祖考之神所棲未有定處吾深  
懼焉雖存一日不敢怠語斯須未畢痰湧出喉  
中滾滾不絕如縷日夜且數升親舊憫其如此  
咸勸之令止勿聽卒之前數夕焚香秉燭招余  
與訣父兄子弟具在直云雲薄命雲負先生數  
日遂卒卒之時年四十又七實辛卯十月十八  
日也君娶某氏無子裕以其次子秉中為君後  
云

題跋

跋清獻崔公題劍閣詞

弘治甲寅  
十月作

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  
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烽鏑天道久  
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  
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陰  
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恠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

白洲子全集卷四  
五十七  
歸夢到家山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輩菊坡先生宋丞相清獻崔公鎮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  
異夢拜公坐我於床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  
之仰視公顏色可親一步趨間不知其已翱翔  
於蓬萊道山之上欲從之上下而無由因請公  
手書公欣然命具紙筆烏虜古今幽明一理人  
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  
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書思德亭碑後

成化八年壬辰夏廣右陶公由吾邑長進秩憲  
僉六年考滿如京師將行也諸父兄相與携思  
德碑文一首詣余請文以贈曰將以是考也諸  
父兄坐既定余撫碑歎曰嗟夫昔壬午之冬寇  
忽大至城下民被剽掠死者甚衆公方備寇于  
外報至哭徑歸及郊哭入城呼士卒慟哭撫之  
告以滅賊皆感激增氣捐軀赴難震動一邑此  
吾與諸父兄所共見也賊益充斥公由是建子  
城與民固守又量地遠邇連為營以塞四境要

害設守備之法內外戒嚴賊不敢犯民到今賴之凡使吾兄弟妻子得免流離老稚謳歌田里與鄰壤異者公也公有識慮善揆度其所施為事務實而不為虛文故能取必于此經歷久遠民受其賜而公之功有成此吾與諸父兄所共知也公家廣右之鬱林去賊近吾邑在吾省之西南近省多饒資民賊利得之每歲入寇公遏之賊不得逞退過公先塋衆賊將伐木取塚土以懼公賴忠烈之靈震怒在天賊尋畏不敢近

嗚呼此公捨一家之危以易一邑之安吾與諸父兄所共聞也夫是三者之難能公實能之以惠吾民吾民所以頌公之德在此一片石則或聞之而不言或言之而非專豈諸父兄與作碑者之意耶公爲縣久其有勞於吾民不可具書蓋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應隨機初無定體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竒生筆端無事蹈襲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勝此皆公精神心術之奧之運人不可得窺故尤不可得書可見者跡之

白雲子全集卷四  
五十九  
顯者耳書其跡而民莫不信余是以冒言之以  
補碑之弗及若夫述職贈言以勉當道此僚友  
之分君子之任非吾與諸父兄之宜

書韓莊二節婦事

烏虜二氏之生其相去且千載韓故相國休之  
孫女莊雷郡庶人妻貴賤雖殊其死於義一也  
心事如青天白日皎乎其不可尚辭氣如大冬  
嚴雪凜乎其不可犯是豈資學問之功哉是豈  
嘗聞君子之道於人哉亦發於其性之自然耳

今之誦言者咸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故  
臨利害比二氏乃能之學者故不能於此然則從  
事於詩書反無所益彼之弗學乃能不壞其性  
何邪是必有所以然者學止於誇多鬪靡而不  
知其性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  
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余讀二氏之  
辭有感故錄而藏之

書孔高州平賊詩卷後

王別駕所爲孔高州平賊十二詩并圖說余覽

白湖先生集卷四  
之嘆曰嗟夫太守誠有功於民也太守今進秩  
憲副使其視民如傷必不偏於一隅安於一日  
以爲足吾意副使之賢勞謙而不伐雖有同時  
詠歌之美蓋未知其果樂聞之而首肯否雖然  
或亟稱之必深願望之亦君子所不能已於言  
也

書蓮塘書屋冊後

成化十九年春正月予訪予友莊定山於江浦  
提學南畿侍御上饒婁克讓來會予白馬庵三  
人相與論學賦詩浹辰而別侍御之兄克貞先  
生與予同事吳聘君子來京師見克貞之子進  
士性及其高第門人中書蔣世欽因與還往居  
無何侍御官滿來朝予卧病慶壽寺之數人者  
無日不在坐師友蟬聯臭味相似亦一時之勝  
會也侍御示予蓮塘書屋圖山雲水石竹樹陰  
翳恍然若蓮塘之在目藹然絃誦之聲盈耳也  
予玩而樂之謂侍御曰地由人勝不勝誰傳周  
茂叔濯纓於瀟溪而世瀟溪程叔子著書於龍

白雲子全集卷四  
門而世龍門朱晦翁講道於考亭而世考亭今  
婁氏居蓮塘宜世蓮塘使蓮塘之名有聞於天  
下後世者婁氏也使婁氏有聞於天下後世者  
婁氏自為之非蓮塘也蓮塘之遇不其幸歟濂  
溪以茂叔勝龍門以叔子勝考亭以晦翁勝蓮  
塘以婁氏勝古人今人無不同也抑不知婁氏  
之所脩而執之者同於古人否歟惡乎同乎同  
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歸不同其入可也入  
者門也歸者其本也周誠而程敬考亭先致知  
先儒恒言也三者之學於聖人之道孰為通孰  
知之無遠邇歟周子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問者曰聖可學歟曰可孰為要  
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遺書云不專一則不能  
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見靜坐而歎其善學  
曰性靜者可以為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朱子  
不言有象山也此予之狂言也婁氏何居焉予  
以景泰甲戌遊小陂與克貞先後至凡克貞之  
所修而執之者予不能悉也書予說於蓮塘圖



侍御質諸克貞先生以為何如

誠子弟

人家成立則難傾覆則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家子弟才不才父兄教之可固必耶雖然有不可委之命在人宜自盡里中有以彈絲為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及其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生里人賤之耻與為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為元惡大慙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業以取重於時其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賤焉奈之何其能立也大抵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彼之所取者在我咸無之及不能立諉曰命也果不在我乎人家子弟不才者多才者少此昔人所以嘆成立之難也汝曹勉之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

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已之所執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况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為異而欲聞之也昔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聞賢者所存固異於人也諸君亦宜念之

手帖

讀一之自罰帖所謂喜三代之餼羊猶存也此舉雖過然究其為心蓋亦可憫且自罰之辭甚實其進固未可涯也若夫久居師席不能致門人於無過舉之地此則老夫之罪請附此於日

錄筭一過諸君其誌之

喻塾中帖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某今日方曉待深之之道  
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踈會以  
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請自今後朔望  
免禮諸生在塾中者亦不勞進揖容珪持此紙  
往喻俾悉知余意

與容珪帖

絢等雖在門牆其與拙者之意實未相接徒以  
名分相繫為羨談耳雖然賢於吠雪者多矣廣  
收而勿拒小警而大遺其諸全交與待衰俗之  
意乎

書一之自罰帖後

此帖其實命之而云自書者貫不自以為過導  
之使知悔也貫之此舉某初蓋以為可卒歸於  
貫者貫主之托始於貫謀事愆義規畫無度皆  
貫之失不容於公議故與士友共責之而不得  
私焉其不可自恕者謹以書諸日錄矣自罰必

白沙子全集卷四  
一年而後復者過之小大為限復深責望之昭  
仁示義殆亦孔門鳴鼓之遺意歟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逮其晚年進德極於高遠未  
必非此門人之時而由之名光於後世矣則貫  
其可侮哉

漫筆示李世卿湛民澤

昨夕樓上聞雨聲澎湃睡不能著枕因檢會鄉  
里平時還往人十亡七八中間年及七十者才  
一二餘皆六十而下四十蚤晚死者恒多烏虜  
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  
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  
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氏雖異學亦必  
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  
彼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  
歲月固不待人也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  
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

喪者大維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辯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跋沈氏新藏考亭真蹟卷後

張軍公城南雜詠廿首考亭朱子為和之楊鐵崖評其詩謂宣公有古風思緻於考亭惟曰朱子之辭不敢評其信然耶抑別有所指不欲盡發之耶昔之論詩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

有別趣非關理也又曰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夫詩必如是然後可以言妙近代之詩遠宗唐近法宋非唐非宋名曰俗作後生溺於見聞不可告語安得鐵崖生並世余將叩之其亦有以復我耶鐵崖補書宣公詩與文公真蹟併藏沈氏都憲公書來俾予題予既未及見因附論鐵崖之後如此云

跋梁曉挽李唐詩

曉為詩悼李唐唐卒未娶無顯然悔尤皆以為

幸然曉之於唐既送其往復迎其來何曉之不  
憚煩也造化固無是理矣但如曉說苟無聖人  
之德而有妻子之累雖曉不能以一日活世間  
况於唐乎曉之爲人謀亦踈矣曉乎其自處可  
也

跋張聲遠藏康齋真蹟後

先師康齋遺稿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  
順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  
書寄白沙凡七紙成化己丑春三月行李出北

京是日次于析木之店以示東吳張聲遠鏤一  
見驚絕閱之竟日不目瞬以手撫弄以口吟哦  
某憐之割一紙是歲六月過清江以手書問先  
師尚無恙也明年秋鏤書來求跋又二年壬辰  
二月豐城友人始以訃來先師之卒在己丑十  
月至是三易歲當鏤求跋語時屬續來一年矣  
烏虜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  
之華夏蠻貊咸知之平生愛一字一辭不以假  
人某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

其丰采而得其為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勃然而興者矣某猶望此於百世之下况其邇者乎後生可畏羨其念諸門人某謹識

跋漳州功德碑後 漳州姓張名瓚字德潤別號兩山居士番禺人

謝之父也

讀漳州功德絕句云罷守三州卧兩山漳州面目此碑間郡人欲識蒙庵老也傍斯文捉一班作碑者林蒙庵曩於京師見其人慎許可人以此信之今直靠他作證明師也蒙庵見拙詩想為抵掌但未知肯勒於碑陰否也

論詩不易

宋歐陽文忠公最愛唐人遊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又愛一人送別詩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云脩平生欲道此語道不得朱文公謂今人都不識此等好處是如何二公最知詩者也後人誠未易及如此兩聯予始因歐公歎賞之至欲求見其所以妙如歐公之意了不可得徧問諸朋友無知者徐取魏晉以下諸名家

白雲子全集 卷四  
所作凡爲前輩點出者反覆玩味久之乃若粗  
有得焉間舉以告今之善言詩者亦但見其唯  
唯於吾所已言者而已吾所不言者彼未必知  
也夫然後歎歐公之絕識去今之人遠甚而信  
文公之言不誣也噫詩可易言哉

書自題大塘書屋詩後

予既書婁克讓蓮塘書屋圖後蔣世欽繼之以  
大塘書屋之請予賦五言近體一章既以答世  
欽世欽少之予乃究言詩中之旨首言大塘書  
屋乃中書蔣世欽所建頷聯言爲學當求諸心  
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  
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爲影響依附以陷  
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頸聯言大塘  
之景以學之所得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則必不能  
有見於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  
謂何思何慮同歸殊塗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  
信而自得也未聯借方士之丹以喻吾道之丹



白沙子全集 卷四  
卒歸之龍門者明其傳出於程子而人未之知也拙見如此未知是否然予於世欽不可謂無意矣所病者辭采不足以動人耳世欽胡為而少之予以世欽厭夫為文字章句之學者勇於求道不耻下問於予予是以重言之謂予俯仰於時姑喋喋以塞夫人之意非予所以處世欽也

速勾丁知縣廟疏

立一祠既以表茂宰之賢又以見吾鄉尚德慕義一唱百和視死如生又孰不咨嗟而歆羨其美耶且報往可以勸來此祠立必有聞義而興起者問所由來鄉諸父兄弟不忘舊令之德章與有榮矣幸甚幸甚即辰春日布和工匠畢集其告諸義士及是時慨然念此舉之不易發誠心而共濟幸無辭曰姑俟來日區區不勝至禱

書鄭檢討所編劉閔札後

此吾翰林鄭先生廷綱取其平日所得於其友

劉閔子賢手書會而編之以爲此卷子賢嘗以  
孝行聞于鄉之人今閱此卷意其天資可與共  
學而鄭先生不沒人善也皆可敬中間一簡告  
鄭先生以處貧之難吾獨惜子賢之困於不足  
無所於謀也三句九食亦昔人之常事必不得  
已而干人雖謀於鄭先生可也而徒告之難鄭  
先生豈難於濟人者哉觀者疑焉雖不以編入  
可也

書鄧政求濟帖後

於乎勢利爲市朋友道絕昔人所能者例不可  
望於俗輩政之號不足於余固其所矣惜予貧  
且賤無以副政之請此昔人所謂旋渦底佛安  
能救落水羅漢不然余之所欲濟與所識求濟  
於余者多矣豈獨政哉雖然政於余無一日之  
雅奚以亮余之能惠予負政多矣十室之邑尚  
有忠信如夫子政其廣求之必得一士如予而  
無予之貧賤政其庶幾乎撫紙太息書其後歸  
之

白沙子全集卷四  
書王枕山詩話後

余又有回龍寺夜坐詩云孤燭江邊寺疎鍾雨  
後天愁人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不買南安酒留  
充玉枕錢床風無意緒吹斷藥鑪煙第三聯亦  
以玉枕而發東海乃不收入詩話中偶忘之耶  
東海平日自謂具隻眼能辨千古是非人物而  
近遺夫康齋又何也康齋易知耳予年二十七  
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  
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  
仞之壁蓋一代之人豪也其出處大致不暇論  
然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某輩徃徃譏呵太  
甚群啄交競是非混淆亦宜東海之未察也微  
吾與蘇君今日之論則東海之康齋其為晏嬰  
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噫成化壬寅九月二  
十八日新會陳獻章在南安橫浦驛讀東海先  
生玉枕山詩話秉燭書此于蘇君卷中

書鄭巡檢詩卷後

吾邑沙岡巡檢鄭榮官滿告歸持此卷過白沙

乞詩榮甫人也壯而仕老而休賢於不知止者  
予既贈之詩復錄近作七絕於此甫有大理黃  
先生故人也榮見問我以此卷呈之

題吳瑞卿采芳園記後

歲云暮矣冬雨淒淒牛僵馬危商旅不歸號寒  
啼饑窮民怨咨采芳何為將以遺所思所思在  
遠道天寒日短誰為致之不如待時時維仲春  
陽道既亨萬物得時和風披披人情熙熙博采  
衆芳汎汎輕航駕言出游不泥一邦雲龍風虎  
其傳自古而德之所被入將化之如赴壑之水  
汨汨洋洋不亦深乎瑞卿天下未有不本於自  
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  
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詘信與道  
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猗歟休哉

題余別駕中流砥柱圖後

別駕余先生命余題中流砥柱圖余讀彭秋官  
序文雖非正說此圖而意已足末舉元貞事一  
段結裹尤警策有力故予倣其意而切言之蓋

不言則已言必欲其有益於別駕非相啖以利者也故不為諛辭其辭曰使君使君不厭真使君為臣莫愛身使君不以榮落為訕信死生為戚忻而以嗜欲為伐性之斧斤千秋萬歲難磨滅乃見中流砥柱人

偶書遺湛民澤龔曰高遊羅浮者

仙人譚景升詩云蓬萊料想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羅浮海上山萬仙治之真蓬萊哉方竹君入手振之鏗然有聲上撐天下拄地四方惟意所如諸君即日東遊度鐵橋登飛雲坐黃鶴嘯明月是真神仙矣譚生豈欺我哉久矣吾夢長髯翁遺予羅浮山畫四百三十二峯一囊括之開半面以待遊筇之入

次王半山韻詩跋

一日忽興動和得半山詩一十八首稿寄時矩收閱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予嘗愛看子美后山等詩蓋喜其雅健也若論道理隨人深淺但須筆下發得精神可一唱三嘆聞者便自

鼓舞方是到也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大槩如此中間句格聲律更一一洗滌平日習氣渙然一新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作詩亦正用得著也批判去改定乞再錄來見示為幸稿中有工拙請下一轉語以觀識趣高下可乎

書和倫知縣詩後

屠沽可與共飲而不飲彭澤公田之釀古之混於酒者如是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于正也同歸于正而有難易焉醒者抗志直遂醉者縮光內映謂醉難於醒則可今之飲者吾見其易耳非混於酒而飲者也烏虜安得見古醉鄉之逃以與之共飲哉

送張方伯詩跋

某嘗謂作詩非難斟酌下字輕重為難耳如此詩第五句清字既研于心又參諸友左揆右度終不可易而非公九載之守不渝某亦豈敢孟

浪蓋一字之下其難如此詩其易言哉

書法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白沙子全集卷之四終

